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

二十

重質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五

新論三篇 遺文

新論上

穎濱先生



古之君子因天下之治以安其成功因天下之亂以濟其所不足不誣治以為亂不援亂以為治援亂以為治是愚其君也誣治以為亂是脅其君也愚君脅君是君子之所不忍而世俗之所僥倖也故莫若言天下之誠勢請言當今之勢當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於安亂而不至於危紀綱粗立而不舉無急變而有緩病此天下之所共知而不可欺者也然而世之言事者為大則曰無亂為異則曰有變以為無亂則可以無所復為以為有變則其勢常至於更制是二者皆非今世之忠言至計也今世之弊患在於欲治天下而不立為治之地夫有意於為治而無其地譬猶欲耕而無其田欲賈而無其財雖有鉏耰車馬精心強力而無所施之故古之聖人將治天下常先為其所無有而補其所不三使天下凡可以無患而後倡佯翺翺惟其所欲為而無所不可此所謂為治之地也為治之地既立然後從其所有而施之植之以禾而生禾播之以菽而生菽執之以松柏梧檟叢莽樸檉無不盛茂而如意是故施之以仁義動之以禮樂安而受之而為王齊之以刑法作之以信義安而受之而為霸督之以勤儉厲之以勇力安而受之而為強國其下有其地而無以施之而猶得以安存最下者抱其所有俛俛然無地而施之撫左而右動鎮前而後起不得以安全而救患之不給故夫王霸之略富強之利是為治之具而非為治之地也有其地而無其具其弊不過於無功有其具而無其地吾不知其所以用之昔之君子惟其才之不同故其成功不齊然其能有立於世未始不先為其地也古者伏羲神農黃帝既有天下則建其父子立其君臣正其夫婦聯其兄弟殖之五穀服牛乘馬作為宮室衣服器械以利天下之人生有以養死有以葬歡樂有以相愛哀戚有以相予而後伏羲神農黃帝之道得行於

三四

三蘇論

六百四十五

一

白下

其間九今世之所謂長幼之節生養之道者是上古為治之地也至於堯舜三代之君皆因其所闕而時補之故堯命羲和歷日月以授民時舜命禹平水土以定民居命益驅鳥獸以安民生命棄播百穀以濟民飢三代之間治其井田溝洫步畝之法比閭族黨州鄉之制夫家卒乘車馬之數冠昏喪祭之節歲時之會且禮養生除害之術所以利安其人者凡皆已定而後施其聖人之德是故施之而無所齟齬舉今周官三百六十人之所治者皆其所以為治之地而聖人之德不與也故周之衰也其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由此言之幽厲之際天下亂矣而文武之法猶在也文武之法猶在而天下不免於亂則幽厲之所以施之者不仁也施之者不仁而遺法尚在故天下雖亂而不至於遂亡及其甚也法度大壞欲為治者無容足之地泛泛乎如乘舟無楫而浮乎江湖幸而無震風之憂則悠然唯水之所漂東西南北非吾心也不幸而遇風則覆沒而不能止故三季之極乘之以暴君加之以虐政則

天下塗地而莫之救然世之賢人起於亂亡之中將以治其國家亦必於此焉先之齊相用管仲辨四民之業速五家之兵卒伍整於理軍於整於郊相地而表征川澤各致其時陵阜陸瑾各均其宜邑鄉縣屬各立其正舉齊國之地如畫一之可數於是北伐山戎南伐楚九合諸侯存邢衛定魯之社稷西尊周室施義於天下天下稱伯晉文反國屬其百官賦職任功輕關易道通商寬典懋穡勸分省材足用利器明德舉善援能政平民阜財用不匱然後入定襄王救宋衛大敗荊人於城濮追齊桓之烈天下稱之曰二伯其後子產用之於鄭大夫種行之於越商鞅用之於秦諸葛孔明用之於蜀王猛用之於符堅而其國皆以富強是數人者雖其所施之不同而其所以為地者一也夫惟其所以為地者一也故其國皆以安存惟其所施之不同故王霸之不齊長短之不一是二者不可不察當今之世無惑乎天下之不躋於大治而亦不陷於大亂也祖宗之法具存而不舉百姓之患略備而未極賢人君子

不知尤其地之不立而罪其所施之不當種之不生而不知其無容種之地也是亦大惑而已矣且夫其不躋於大治與不陷於大亂是在治亂之間也徘徊彷徨於治亂之間而不能自立雖授之以賢才無所爲用不幸而加以不肖天下遂敗而不可治故曰莫若先立其地其地立而天下定矣

新論中

治國而爲其地非聖人而後然也古之君子莫不皆然而其不然者則僅存之國也人之治其家也其最上爲虞舜其次爲曾閔而其次猶得爲天下之良人其下者乃有不慈不孝置其不慈不孝蓋自其得爲良人以上至於爲舜其所以治身上以事其父母下以服其妻子者不同而其所以爲生者子耕于田婦織于室養其雞豚殖其菜茹無失其時以養生送死雖舜與天下之良人均也舜而不然不得以爲舜天下之人不然不得以爲良人何者是亦治家之地焉耳而至於爲國而豈獨

無之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故周公因之建爲步畝溝洫之制何者其所因者治世之法也孔子之治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何者其所因者衰世之餘制也當戰國之強諸侯無道然孔子亦以爲有王者起今之諸侯不可盡誅惟教之不改而後誅之故漢之興也因秦之故而不害其爲漢唐之興也因隋之故而不害其爲唐由是觀之則夫享國之長短致化之薄厚其地能容之而不能使之也地不能使之長短薄厚然長不得地則無所効其長厚不得地則無所致其厚故夫有地而可以容有所爲者舉而就之可也當今之世祖宗之法或具存而不舉或簡略而不備具存而不舉是有地而不耕也簡略而不備是地有所廢缺而不完也欲築室者先治其基基完以平而後加石木焉故其爲室也堅今之治天下則不然蓋嘗論之自五代以來強臣專國則天下震動而易亂自吾祖宗削而漸磨之則今世可以粗安凡今世之所恃以爲安者惟無強臣而已然恃其一之粗安也而盡忘其餘

故嘗以為當今天下有三不立由三不立故百患並起而百善並廢何者天下之吏媮惰苟且不治其事事日已敗而上不知使是一不立也天下之兵驕脆無用召募日廣而臨事不獲其力是二不立也天下之財出之有限而用之無極為國百年而不能以富是三不立也基未平也加之以其所欲為是故興一事而百弊作動一役而天下困投足而遇陷穿側身而入河海平居猶懼有患而況求以馳騁於其上哉固不可矣今夫夷狄之患是中國之一疾也吾欲拒之則有以為拒之之具和之則有以為和之之費以天下而待一國其為有餘力也固亦宜矣而何至使天下皆被其患今也天下幸而無他患難而唯西北之為畏然天下之力亦已困而不能支矣一歲之入不能供一歲之出是非特納賂之罪也三事不立之過也故三事立為治之地既成賂之則為漢文帝不賂則為唐太宗賂與不賂非吾為國治亂之所在在乎其地之立與不立而已矣天下之事因循而維持之以至於漸不可舉猶曰九

三才論卷六十五

四

六百六十一

杜

養之未至也乘舟中流釋其楫而聽水之所之旋於洄洑格於洲浦以為是固然也其為無具亦已甚矣以今之時天子仁恕士大夫好善天下之風俗不至於朋黨亂正誣罔君子也世之清議凜然在矣公卿之欲有為以濟斯世誰有言者而曰吾有所待是徒空言非事實也故為之說曰居之以強力發之以果敢而成之以無私夫惟有私者不可以果敢於一不果敢於一天下將以為言不果者不可以強力力雖強而輒為多疑之所敗天下之人惟能為是三者則足以排天下之堅強而納之於柔濡擾天下之怨怒而投之於不敢惟不能為是三者則足以敗天下之賢才而卒之以不能有所建是故無私而果敢果敢而強力以是三者治天下之三不立以立為治之地為治之地既立然後擇其所以施之天下將無所不可治

新論下

天下之未治也患三事之不立苟其既立則患其無以施之蓋君子為

國正其紀綱治其法度皆可得而知也惟其所以施之則不可得而知周公之治周也脩其井田封建百辟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天下歸周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之治魯也墮其二都誅其亂政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羔豚不飾價男女別於道者不可得而知也孟子之所以治邾者正其疆界五口之家桑麻雞豚必具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之至於王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孟子之所汲汲以教人者在其不可得而知而其可得而知者不詳論也曰是有意於治者能之然而亦不可去也故其得為是國也必舉之以為先由是觀之治國之地聖人無之不得以施其聖然而聖人之道有所高遠而不可及者矣其於孔子之門所謂政事而冉有子路之所能者治國之地也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是亦自以為能為其地而未有以施之云耳然夫子許其能之而不以為大賢則夫子之道深矣遠矣夫子不

居朝夕孜孜以教人者唯所以自脩其身而其所以脩其政事者未嘗言也蓋亦嘗言之矣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所重民食喪祭是九者凡所以為政而未足也故繼之曰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是四者所以成之焉耳其意以為既成而後以其平居自修之身施之政記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為有此具也君子修其身無所施之則不立治其政事無以施之則不化當三代之治也天下之事無不畢舉雖後世之君猶得守其法度以為無過惟無暴君則天下可安故伊尹之訓太甲曰從諫弗咈先民時若以為如是而可以為治已矣古之人言治天下若甚易然今之人以為大言而不信不知其有此地也悲夫世之君子孜孜以修其身恭儉忠信欲以施之天下終身而不見其成則以為古之人欺我也夫苟以為古人之欺我雖有為之者蓋勉強而為之也夫苟不欲而強為之則其心益不自信而道日踈夫以不信之心行日踈之道以治無以為地之國是以功不可成而患日至故莫若退而立其為治之地為治之地既立則身修而天下可化也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六

論五篇

詩

頴濱先生

詩序非詩人所作亦非一人作之蓋自國史明變太師達雅其所作之義必相授於作詩之時況聖人刪定之後凡在孔門居七十子之列類能言之而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漢興得遺文於煨燼之餘諸儒相與傳授講說而作為之序其義必有所授之也於是詁訓傳注起焉相與祖述而為之說使後之學者繹經之旨而不得即以序為證殊不知序之作亦未為得詩之旨此不可不辨夫魯之有頌詞過於實閔宮之詩有曰居嘗與許復周公之字以春秋考之許即魯朝宿之邑也自相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至僖公時許已非魯所有嘗地無所經見而先儒以為嘗即魯薛地若難考據而詩稱居嘗與許為能復周公之學何也蓋此詩之作自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臧已下至天錫公公而

三蘇論

漢用

眉壽保魯居嘗與許復周公之字皆國人祝之之辭望其君之能如此也序詩者徒得其言而未得其意乃為之言曰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字以為僖公果復嘗許若未可信也魚藻言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言魚在在藻爾或頌首或莘尾或依蒲自以為得所也然特在藻在蒲而已焉足恃以為得所猶之幽王何在在鎬爾或豈樂而後飲酒或飲酒而後樂豈若無事而那居自以為至樂也然徒在鎬飲酒湛於耽樂而不恤危亡之至亦焉足恃以為至樂此詩人所刺也序詩者徒見詩每以魚言物之多故於此亦曰萬物失其性以鎬為武王所都故於此曰思武王恐非詩之旨也清廟之序曰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昔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位冢宰正百官而已未嘗居攝也漢儒惑於荀卿與夫禮記之說遂以謂周公實居攝然荀卿之言好妄而禮所記雜出於二戴之論於此附會其說曰周公

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然則成洛邑者周公也至於朝諸侯率以祀文王使周公為之不幾於僭乎將仲子之序曰小不忍以至大亂以春秋左傳考之祭仲之諫莊公以不如早為之所莊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又曰無庸將自及又曰不義不暱厚將崩終至於伐諸鄆莊公之志不早為之所而待其自斃蓋欲養成其惡而終害之故也故春秋譏之而左氏謂之鄭志以鄭伯之志在於殺也將仲子之刺亦惡乎養成其惡而終害之序詩者曰小不忍以致大亂蓋不知此觀莊公誓毋姜氏于城潁則莊公之用心豈小不忍者乎召旻所刺刺幽王大壞也始曰旻天疾威而卒章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思召公之闢國特其一事爾而序詩者遂以旻為闢天下無如召公之臣焉足以盡一詩之義淇奥所美美武公之德也武公之德如詩所賦無施不可序詩者徒見詩言曰有匪君子即稱其有文章武公所以為君子非止文章而已見詩言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即稱其又能聽其規諫武公所以切磋琢磨非止聽規諫而已是言也又似非能文者所為即此觀之詩之序非漢諸儒相與論議者歟不然何其序詩人之旨尚如此至如載馳抑詩稱作詩者諡然衣引高子及靈星以證其說若此之類序非詩人作明矣如江有汜言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辭意並足矣又曰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能自悔也如式微言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而旒立曰責衛伯因前篇以見意足矣又曰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云云何其辭意重複如此若此之類序非一人作明矣或者謂如江有汜之為美媵齊之為錫子那之祀成湯商武之祀高宗疑非後人所能知而序之者曰不然自詩作已來必相授於作之之時況聖人刪定之後乎

春秋

名分立禮義明使斯民皆直道而行則聖人之衰貶未始作也名分不

立禮義不明然導以名分而或知戒喻以禮義而或知畏猶有先王之澤在則聖人之褒貶因是而作也名分不足以導之使戒禮義不足以喻之使畏而先王之遺意已不復見則聖人雖欲褒貶亦未如之何矣愚於仲尼作春秋見之周之盛時賞罰一於主斷好惡公於人心賞其所可賞皆天下之同好也罰其所可罰皆天下之同惡也雖鄙夫賤隸猶知名分禮義之所在而不敢犯者不幸雖幽厲失道天下板蕩然天子之權未嘗倒持而名分禮義在天下者亦不敢踰也當是時王迹不熄而雅道存雅道存而春秋不作則褒貶安所著哉奈何東遷之後勢已凌替賞罰之柄不足令天下而雅道息則名分踰而禮義喪矣然尚有可救者五霸起而合諸侯尊天子葵丘之會見原之信大蒐之禮有足多者至如魯未可動亦以能秉周禮使先綱紀之遺意綿綿有存者又幸而一時卿士大夫事君行已忠義之節間有三代人才之遺風聖人於此知夫道以名分或使知戒喻以禮義或使知畏故之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而責備致嚴則春秋之作亦其人可得而褒貶與建五霸既沒之後春秋之末凌遲愈甚吳越始入中國干戈縱橫則中國幾為夷狄矣當時諸侯皆五霸罪人而先王紀綱遺意與夫人才遺風掃地蕩盡終於田常篡齊六卿分晉聖人於此知夫名分不足以導之使戒禮義不足以喻之使畏雖欲褒貶亦未如之何矣故絕筆獲麟止於二百四十二年獲麟之後書陳常弒其君之事已非聖人所筆噫春秋不復作亦其人不足與褒貶歟然自詩亡而春秋作孟軻以為王者之迹熄至於春秋不復作則又先王之澤竭焉可勝歎哉

刑賞忠厚之至

古之君子立於天下非有求勝於斯民也為刑以待天下之罪戾而唯恐民之入於其中以不能自出也為賞以待天下之賢才而唯恐天下之無賢而其賞之無以加之也蓋以君子先天下之民而後有不得已焉夫不得已者非吾君子之所志也蓋民之自為而召之也故罪疑者

從輕功疑者從重以順民之所欲從且夫以君而臨民其強弱之勢上下之分固不待乎與之爭尋常之是非以勝之矣故寧委之於利以取其憂而吾無求勝焉夫惟天下之罪戾暴露而不可掩別白而不可解不得已而後加之刑朝廷之無功鄉黨之無義不得已而後愛其賞如此而後知吾之用刑而非吾之好殺人也知吾之不賞而非吾之不欲富貴人也使夫其罪可以推而納之於刑其迹可以引而置之於無罪其功與之而至於可賞排之而至於不可賞若是二者而不以與民則天下有以議我矣使天下而皆知其可刑與不可賞也則吾猶可以自解使天下而知其可以無刑可以有賞之說則將以我為忍人而愛夫爵祿也聖人不然以為天下之人不幸而有罪可以刑可以無刑刑之而傷於仁幸而有功可以賞可以無賞無賞而害於信與其不屈吾法孰若使民全其肌膚保其首領而無憾於其上與其名器之不僭孰若使民樂得為善之利而無望望不足之意嗚呼知其有可以與之之道而不與是亦志於殘民而已矣且彼君子之與也豈徒曰與之而已也與之而遂勸之焉耳故捨有罪而從無罪者是以恥勸之也去輕賞而就重賞者是以義勸之也蓋使之思而得之也故夫堯舜三代之盛捨此而忠厚之化亦無以見於民矣

史官助賞罰

域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聖人以此三權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夫惟天之權而後能壽夭禍福天下之人而使賢者無天橫窮困之災不賢者無以享其富貴壽考之福然而季路原憲古所謂賢人者也伏於窮閭之下布衣饘粥之不給盜跖莊躄橫行於天下食人之肝以為糧而老死於牖下不見兵革之禍如此則是天之權於天道所不及之間以助天為治然而賞罰者又豈能盡天下之是非而賞之於一時猶懼其不能明著暴見於萬世之下於君舉而屬之於其官而名之曰史官蓋史官之權與天與君之權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無遺

天下之是非故荀悅曰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夫史官之興其來尚矣其最著者在周曰佚在魯曰克在齊曰南氏在晉曰董狐在楚曰倚相觀其為人以度其當時之所書必有以助賞罰者然而不獲見其筆墨之所存以不能盡其助治之意獨仲尼因魯之史官左丘明而得載籍以作為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雖其名為經而其實史之尤大章明者也故齊桓晉文有功於王室王賞之以侯伯之爵征伐四國之權而春秋又從而屢進之此所以助乎賞之當於其功也吳楚徐越之僭皆得罪於其君者也而春秋又從而加以斥絕擯棄不齒之辭此所以助乎罰之當於其罪也若夫當時賞罰之所不能及則又為之明言其狀而使後世嗟歎痛惜之不已嗚呼賢人君子之功烈與夫亂臣賊子罪惡之狀於此皆可以無憂其無聞焉是故古者聖人重史官當漢之時號曰太史令而其權在丞相上郡國計吏上計於太史而後以其副上於丞相御史夫惟知其權之可以助賞罰也故從而尊顯之然則後之史官其可以忽哉

會通行典禮

鼓天下之動者之謂神一天下之幾者之謂法惟神也所以研法之幾而觀其妙惟法也所以極神之妙而成其幾兩者合而後聖人之事畢矣夫以天下之動非對靜者也靜則默然而不能有所患允為患者動之所由生天下之眾非對寡者也寡則約而不能有所亂允為亂者眾之所由起故惟至靜與至寡者是患亂之所以亡也然而天下止於靜而不能動則天下之理息而聖人之神不足以極乎通天下止於寡而不能眾則天下之事絕而聖人之法不足以持於文是故聖人之於天下務乎靜而必務乎動惟其於動之世而使患之不能有以生貴乎寡而必資乎眾惟其於眾之時而使亂之不能有以起此聖人因天下之動而知其必有患也故先天下之患而妙乎神觀天下之眾而知其必有亂也故先天下之亂而裁之法是聖人以神鼓天下之動而以法一

天下之衆也天下方其既動則通流合散而不齊方其既衆則豐亨繫
足而有餘惟其不齊故天下雜揉而治之也難惟其有餘故人心舒緩
而從之也易聖人懼其難治也於是節之以其所不可爲樂其易從也
於是勉之以其所必可行夫有所不可爲則知所畏有所必可行則知
所守舉天下之不義釋然而不敢犯者知所畏者也舉天下之大分截
然而不敢踰者知所守者也是聖人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之所致也
然則此固非聖人之矯拂天下之欲而強天下之情是亦因其時之所
可宜以鼓舞斯民而極其變而已易者聖人之所以爲變者也而卦者
變之時也爻者適時之用也言天下之變而不可已者存乎易言天下
之時而不可一者存乎卦言天下之用而不可亂者存乎爻聖人在上
天下可由而不可知可順而不可逆蓋得乎此之道也嗚呼非天下之
至明孰能與於此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六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七

論六首

堯舜

穎濱先生

堯之世洛水為害以意言之堯之為國當日夜不忘水耳今考之於書觀其為政先後命羲和正四時務農事其所先也未乃命鯀治水九年無成功乃命四岳舉賢以遜位四岳稱舜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丞丞又人格姦堯以為然而用之君臣皆無一言及於水者舜既攝事黜鯀而用禹洛水以平天下以安堯舜之治其緩急先後於此可見矣使五教不明父子不親兄弟相賊雖無水患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使五教既脩父子相安兄弟相友水雖未除要必有能治之者昔孔子論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古之聖人其憂深慮遠如此世之君子凡有意於治皆曰富國而強兵志國之不富而侵漁細民患兵之不強而侵虐鄰國富強之利終不可得而謂堯舜孔子不切於事情於平殆哉

三宗

黃帝堯舜壽皆百年身國皆數十年周公作無逸言商中宗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二十年文王受命身國終身五十年自漢以來賢君在位之久皆不及此西漢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昭帝十三年東漢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二年唐太宗二十三年此皆近世之明主然與無逸所謂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者無以大相過也至其身國長久如秦始皇漢武帝梁武帝隋文帝唐明皇皆以臨御久遠馴致大亂或以失國或僅能免其身其故何也人君之富貴其倍於人者千萬也膳服之厚聲色之美所以賊其躬者多矣朝夕於其間無以御之至於夭死者勢也幸而壽考用物多而害民久矜已自聖輕蔑臣下至於失

國且矣古之賢君必志於學達性命之本而知道德之貴其視子女玉帛與糞土無異其所以自養乃與山林學道者比是以久於其位而無害也傳說之誥高宗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求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學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求無愆於乎傳說其知此矣

周公

世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之完書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勢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畫棋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內遠近諸法類皆臆言耳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一也書稱武王克商

三二六

三蘇論

卷之十一

二

而及商政列爵惟五分土惟二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一千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子產亦云古之言封建者蓋若是而周禮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二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與古說異鄭氏知其不可而為之說曰商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由因商之故周公斥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於是千乘之國賦一作自一成十里而出車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國無以受之吾竊笑之武王故封而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并并有所徙一國之封而子男之國為之徙者十有六封數大國天下盡擾此書生之論而有國者不為也傳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為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為方百里萬乘之家為方數圻矣古無是也語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千乘雖古之大國而於衰周為小孔子猶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然則雖衰周列國之強家

猶不及五十里者矣韓氏羊舌氏晉大夫也其家賦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以千謂一縣而百乘則可謂一縣而百里則不可此周禮之不可信二也王畿之內公邑爲井田鄉遂爲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爲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澮川五利害同而法制異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澮川五利害同而法制異爲地少而用力博此必有國者不爲也楚蔣掩爲司馬町原防井衍沃蓋平川廣澤可以爲井者井之原阜隄防之間狹不可井則町之皆因地以制廣狹多少之異井田溝洫蓋亦然耳非公邑必爲井田而鄉遂必爲溝洫此周禮之不可信三也三者既不可信則凡周禮之詭異遠於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聖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強人者也立法以強人此迂儒之所以亂天下也

五伯

三蘇論六十七

六百七十

三

五伯相文爲盛然觀其用兵皆出於不得已相公帥諸侯以伐楚次于陘而不進以待楚人之變楚使屈完如師相公陳諸侯之師與之乘而觀之屈完見齊之盛懼而求盟諸侯之兵成列而未戰也相公退舍召陵與之盟而去之夫豈不能一戰哉知戰之不必勝而戰勝之利不過服楚全師之功大於克敵故以不戰服楚而不吝也晉文公以諸侯遇楚於城濮楚人請戰文公報楚人之惠退而避之三舍軍吏皆諫外犯曰我退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師退而楚不止遂以破楚而殺子玉使文公退而子玉止則文公之服楚亦與齊相等無戰勝之功矣故相文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此其所以全師保國無敵於諸侯者也至宋襄公國小德薄而求諸侯凌虐邾郕之君爭鄭以怒楚兵敗身死之不暇雖竊霸者之名而實非也其後秦穆公東平晉亂西伐諸戎楚莊王克陳入鄭得而不取皆有霸者之風矣然穆公聽杞子之計違蹇叔而用子孟明千里襲鄭覆師於殽雖悔過自誓列於周書而

不能東征諸夏以終成霸業莊王使申舟聘齊命無假道於宋舟知必死而王不聽宋人殺之王聞其死投袂而起以兵伐宋圍之九月與之盟而去之雖號能服宋然君子以為此不假道之師也齊靈公楚靈王之所為莊王亦為之而尚何以為霸乎於乎此二君者皆賢君也兵一不義而幾至於狼狽不能與相文齒而況其下者哉

管仲

先君嘗言魯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以相公霸孔子稱其仁而不能止五公子之亂使其君死不得葬曰管仲有以致此也哉管仲身有三歸相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而不以為非此固適庶爭奪之亂所從起也然相公之老也管仲與相公為身後之計知諸子之必爭乃屬世子於宋襄公夫父子之間至使它人與焉智者蓋至此乎於乎三歸六嬖之害溺於淫慾而不能自克無已則人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四方且猶訓之而況家人乎傳曰管仲病且死相公問誰可相者曰知臣

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相公不用其言卒近三子二年而禍作夫世未嘗無小人也有君子以閑之則小人不能奮其智語曰舜有天下選于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于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豈必人人而誅之管仲知小人之不可用而無以禦之何益於事內既不能治身外復不能用人舉易世之憂而屬之宋襄公使禍既已成而後宋人以干戈正之於乎殆哉昔先君之論去耳

知登 趙武

齊相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其義多於晉文公然相公沒而齊亂其後不能復霸文公子孫世為盟主二百餘年與春秋相終始其故何也雖襄公悼公之賢齊所無有然其所以保伯業而不失者則有在矣伯者之盛非能用兵以服諸侯之難而能不用兵以服諸侯之為難耳文公

之後前有知罃後有趙武皆能不用兵以服諸侯此晉之所以不失霸也悼公與楚爭鄭三公諸侯之師其勢足以舉鄭而卻楚晉之群臣中行偃變黜之徒欲一戰以服楚者衆矣惟知罃為中軍將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以至與楚遇皆遷延稽故不與之戰卒以弊楚而服鄭此則知罃不用兵之功也悼公死平公立平公非悼公比也然能屈任趙武武嘗與楚屈建合諸侯之大夫于宋以求弭兵趙孟於此有仁人之心二焉方其未盟也屈建衷甲將以襲武武與叔向謀之叔向曰以信召人而以儲濟之人誰與之安能害我武從其言卒事而楚不敢動將盟晉楚爭先叔向又曰諸侯歸晉之德也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武亦從而先之此二者非仁人不能何也人將衷甲以襲我我亦衷甲以待之此勢之所必至也不幸不勝無可言者雖幸而勝晉楚之禍必自此始晉為盟主嘗先諸侯矣晉未失諸侯而楚求先之若與之爭楚必不聽晉楚之禍亦必自此始然此二者皆人情所不能忍也忍之近於弱不忍之近於強而武能忍之晉楚不爭諸侯賴之故吾以為武有仁人之心焉凡晉之所以不失諸侯而趙氏之所以卒興於晉者由此故也春秋書宋之盟實先晉而後楚孔子亦許之歟

五

四百廿 壯年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七



